



国立学校为何还有“不宽容”?

■ 本报评论员:余凡

去年1月26日,苏西省巴东(Padang)市国立第2职业中学(SMKN)非穆斯林女学生捷妮因不愿佩戴头巾,被校方训斥。家长艾利阿奴(Elianu Hia)恳请校方酌情处理,但校方重申戴头巾是必须执行的校规,相关视频迅速在网络传开,引发各界人士的激烈争论。

儿童保护协会(KPAI)专员蕾诺(Retno Listyarti)表示:“协会对国立学校发生的不宽容(intoleransi)及宗教歧视的倾向深表关注,因为这有可能发展成对儿童权益的侵犯。”作为教育不同背景学生的国立学校,需坚守多元思维、接受不同观念并维护基本人权。

巴东前市长称,其任内的2005年就发布“女学生戴

头巾”的指示,是为了让“少数群体”不至于太突出。内政部、宗教部及教育部随即发布部长联合指令(SKB),责令苏西省政府撤销国立学校的“头巾规定”。不料,联合指令竟被最高法院驳回,民众大跌眼镜。

《时代网》(TEMPO.CO)于今年8月10日报道,首都特区省议会(DPRD DKI)斗争民主党团副主席依玛(Ima Mahdiah)在省议会公布,党团根据自2020年蒐集的资料,有10间国立学校实施“不宽容”政策,相关部门必须尽快作出坚决纠正,以免不良之风扩散开来。

依玛以雅加达南市第46国立初中(SMPN)为例,有女学生在众多同学面前,被教员逼迫佩戴头巾而感到郁闷;而该教员竟是指导“国民教育”(PKN)的老师,

不知道该教员究竟如何理解“国家基本宪法”的。也有家长抱怨,该校不许女生购买学校运动课穿的短裤。

作为省议会第五委员会(Komisi E)议员,依玛要求首都特区教育厅长纳蒂亚娜(Nahdiana)必须处理好,对“不宽容”的国立学校采取行政处罚,因为相似的事件已经频繁发生。

《独立网》于11日称,依玛议员认为,校方的“不宽容”行为必须被惩处。“我们重申,违规的教员必须严厉惩罚。这仅是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敢怒不敢言的学生。”PDI党团要求省长及相关部门对违规、逼迫学生的校长及教员采取行动,避免重犯。

《采访网》(Liputan6.)于12日援引依玛的话说:“我们还在等候,因为给予首都教育厅一周时间,才能知道

他们的报告内容。”上述期限是从8月10日教育厅长被议会传召时开始,导火索是雅加达南市第46国立初中对非穆斯林女学生的“不宽容”引发的。

据称,首都特区教育厅已经召集雅加达所有国立学校的校长,对教员们的“不宽容”行为进行检讨。部分学校负责人已向依玛证实开会的事,但不少学校却保持沉默。她向记者表明:“当有家长投诉某校某位教员的名字,我们都设法求证。但我们必须保护举报人的身份。”“我们希望所有人,若知道有不宽容的教员,请马上举报。尤其是涉嫌违反刑事法的行为。”因为有的校方竟然采取包庇、掩饰,其中包括雅加达西市第75国立初中。

《讲坛新闻》(TribunNews)于12日报道,雅加达省议会斗争民主党团将继续督促对不宽容或涉嫌犯罪(Pidana)行为的教员采取惩罚。譬如雅加达西市第75国立初中,“他们虽然没有反驳,但刻意掩盖,既然没有人愿意承认,我们就把校长与教员当成共犯。”

斗争民主党团于2020年接到“不宽容”举报的学校是:雅加达东市第58国立高中,雅加达南市第250国立初中。而今年被举报的有8间学校:雅加达西市第101国立高中、雅加达南市第46国立初中、雅加达中区第2国立小学、雅加达南市第6国立职业中学、雅加达西市第75国立初中、雅加达东市第74国立初中、雅加达西市第3国立小学、雅加达东市芝朗卡布第3国立小学。当然,“不宽容”而未被举报的国立学校应该

为数不少。

著名政论员昆达迪(Eko Kunthadi)在CokroTV的视频中说,5年前,当雅加达省长竞选期间出现“不宽容”、两极化的宣传言论时,他就担心这种自私、偏执、愚昧的思维会蔓延开来;而近两年来在教育界发生的各类“不宽容”事件,证实了他的担忧。他非常支持依玛的行动,雅加达的这10间国立学校其实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幕后牵连的党派团伙更是盘根错节。他认为国立中小学归地方政府管理,反而让“政治”侵入校园的净土。

全国将喜迎77周年国庆。古训:“少年强,则国强。”如果我们的少年学生继续被“不宽容”事件所困扰,如何能走上创新、强国之路?如何对得起多元、团结建国的先烈?

拜登秃笔 难画“充饥”大饼

■ 廖省:林越

自2018年以来,美国用笨拙的“贸易战”阻拦中国发展;用蛮横手段压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崛起,使中国“缺芯少魂”,让电子、通讯、手机等产业遭受了“第一波打击”。最近,美国召集日韩台组成“四方芯片联盟”,对中国芯片制造业进行全方位围堵,妄想如四年前对华为、中兴那样一剑封喉;上游产业和技术“被卡”,中国相关产业将陷入困境。

面对美国及其团伙在第二代芯片的围堵,中国战略性转移,专攻刚刚起步、竞争不激烈、差距不显著的第三代半导体或芯片。第三代半导体应用在新能源汽车、5G宏基站、光伏、风电、高铁、自动驾驶等,这些产业符合清洁能源的经济模式发展,未来潜力可

期。

《亚洲周刊》第33期刊载黄杰《中国3代芯片换道超车超越美国四方联盟围堵》的评论:“中国选择换道超车,依靠传统智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既然美国的四方芯片联盟意图对电子、通讯、手机等产业进行二次打击,那就让他进行二次打击,中国只要在其他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即可以在其他战场上弥补损失。”“中国在科技业‘逆全球化’趋势下率先在新领域走向技术自主,这样美国可以用来制裁和控制中国第三代芯片发展的手段和技术也十分有限,中国新兴科技产业正迎来追赶和发展的良机。”

据中国海关最新资料,新能源汽车7月同比出口增长54%、光伏产业同比出口增升113%,带动全国7月份出口激增23.9%。比亚迪猛攻特斯拉,中国光伏产

业碾轧德国,中国在第三代芯片的下游产业中已扎稳根基,准备在上游加速发力,换道超车,突破围堵。

中国科技产业经历美国连番打压,已改变思维方式,不再畏战,做好两手准备,扩展供应链安全稳定的行业。三年来,中国畅销的电子、手机行业,逐步使用国产芯片,争取以廉制胜;而在其他无需太多精密仪器的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巩固了自身的优势。

在美国“芯片联盟”的技术封锁,而中国无法在第二代芯片下游产业与西方争强的情况下,中国谋定的长远计划、新兴产业蓄势待发,将以完全自主的新兴科技再次逆袭、崛起!

香港政论员邱立本撰文《在逆境与绝境中发现希望曙光》评述,回顾1993年,前往中东的中国货船“银河号”被美方怀疑船上载有化学违禁品,要运至美

国在中东的敌国。货船的GPS系统被美方关闭,对峙33天后证明没有违禁品,美国拒绝依法赔偿。这事对北京的冲击很大,科技不如人,就要被玩弄於股掌之上,所以马上重点研发北斗导航系统。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北约及美军“误炸”,三位中国记者牺牲。克林顿政府竟反智地推说是由于五角大楼地图局用了“旧地图”。这明确显示“尊严来自实力,落后就要挨打”。经此一役,中国在隐形战机与导航系统上奋起直追,终于稳定乾坤。

邱立本写道:近年中国芯片产业链屡遭美国“芯片武器化”的打击,动辄被卡脖子。中方省悟需要全面的自力更生,而化解的应变良策是“转换赛道”,不在西方霸占的赛道纠缠,而是另辟蹊径,换道超车。“从北斗到第三代芯片,都是中

国人不甘被操控、被蹂躏的大反击,也是在逆境与绝境中看到的希望曙光。”点出了中国“兵法”的灵活和智慧!

《国际日报》于12日的国际锐评《美方画的“芯片大饼”充不了自己的饥》分析,围绕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舆论近日纷纷表示不看好。《纽约时报》称,法案看起来雄心勃勃,但是恐怕很多年都难以见效。《华盛顿邮报》刊登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丹兹曼的文章,质疑“芯片法案”是“昂贵的笨蛋”还是有效的创新催化剂?

数据显示,1990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占37%份额,到2020年却降至12%,使美国迫切希望挽回颓势。拜登以《美国竞争法案》《无尽前沿法案》等画出一张总额约2800亿美元的“大饼”,吸引先进制程(低于28纳米)芯片企业到美国集中建厂,维护其科技霸权。“芯片法案”所谓“护

栏”直接点名中国,凸显了美国不能掩饰的战略焦虑。

白宫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想拉拢盟友的芯片产业到美国本土设厂,实际上最受威胁的是三星等韩日台企业。回想之前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对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肢解”,那些非美国芯片企业若真被“美国大饼”吸引去,恐怕杀鸡取卵、前途堪忧。

8月12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铝业、中国人寿、上海石化等5家跨国公司分别发布公告称,申请从纽约交易所退市,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市场猜测中国或在本土创建国际股票交易所?中国将继续减持美国国债?北京还会对美国使出什么“混合拳”?

白宫忘了,政治干预违反市场规律,技术封锁背逆发展大势。时间将证明,美方给竞争对手使的绊子,最终都会反作用于它自身。拜登的秃笔,难以画好“充饥”的大饼!

台湾同胞,该回家了

北加:孤雁

佩洛西妖婆窜访台湾,严重违反国际公认的一中原则,是恶劣的挑衅行为,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新低点,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也加速大陆收复台湾的脚步,明天?后天?或就在眼前?人民解放军乘风破浪,要完成领土统一大业

让台湾同胞回到祖国的怀抱,两岸同根一家亲,蔡英文等人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挟洋自重,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走“台独”路线,以台湾同胞的生命作为政治筹码,抗中搞分裂,卖台求荣

罪恶滔天,令人发指,今日解放军收回台海空权,把台湾包围锁死,蔡英文,你们一小撮“台独”分子,难道不心惊胆颤?你们已经四面楚歌,逃亡,无路可遁,投降,唯一出路,“台独”势力即将土崩瓦解,台湾回归时日已近,台湾人民同唱一首歌,中国——我的祖国,台湾同胞,该回家了



漫画 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



在邦加开采锡矿的华人

一些中国移民沿用类似的方法,我们称这种方法为“东南亚式采锡或采金法”。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左右,华人开始在邦加岛上进行规模更大更深入更持续、同时也更加有利可图的锡矿开采工作。

1812年,美国自然学家托马斯·霍斯菲尔德(Thomas Horsfield)代表莱佛士(Raffles)到邦加岛视察。他记录了岛屿的情况,并说明了中国技术是如何提高锡产量的。

霍斯菲尔德(Horsfield)简要概述了华人所带来的变化。这些被他称为阿成(Assing),如今被称为Un(Oen温)或Bun(Boen温)的华人,很有可能是在18世纪中来到这座

岛屿上。正如霍斯菲尔德如下的解释:

……他来自中国……熟悉矿石采集和金属提炼过程……还根据那里使用的模型制造了各种工具和机器,传授有关采矿、运河或沟渠各种工程中对水力的使用,制定了各种金属的形状和重量标准(Horsfield, 1848:310)。

这些革新者拥有一支矿工团队。他们首先在发现矿砂的地方挖洞,这些洞要比之前采矿的洞大得多。之后,在河上建水坝,通过一个大水沟将水引到开采地点,以便将矿洞里多余的土或淤泥运出洞外。为了解决矿洞里的积水问题,矿工们使用了中国著名的农业工具——木制排水设

基础科学与科技(4)

玛丽·索默斯·海杜丝(MARY SOMERS HEIDHUES)

备。用水力推动水轮从而带动与之相连的排水轮把洞中的积水排出。正如霍斯菲尔德(Horsfield)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使用华人发明的水泵将矿洞里的积水排出洞外(在各种旅华游记中发现的描述)。这种工具由两股水流,或者由一个工人用脚踏动轮子来带动。水泵的构造很简单,由一定数量的、大小相等的矩形小木板组成,这些小木板置于一个倾斜在矿山之上的长木槽中,然后通过轴连接在一起,连接到链条上……每一块木板凹处都会舀起或搅动少量的积水,以至于在矿井底部的积水形成一股水流。

在中国,这种水车是用来灌溉稻田的,但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那里的人在采矿时使用它。这种用于采矿的改良水泵似乎是东南亚华人的一种创新,或许只发生在邦加岛上(Jackson, 1969:28-54)。在这种情况下,轮子和泵用水力取代了人力。

会流经一个水槽或水闸。这是一种三面长木盒子。矿工们将含有矿石的泥土扔进水槽中,用锄头或铲子借助水流将多余的泥土筛洗干净,然后将等优质的矿石沉到水底后捞起来进行冶炼。

冶炼也是借鉴中国的方法。在东南亚地区,当地人发明了竹制风箱,由一名男子拉动它,产生一股稳定气流,用于小规模冶炼。但是,中国人拥有自己独特的冶炼方式,他们使用大风箱来冶炼锡矿石。这些大木箱或钻成中空的树干产生一股更强的气压,提高了熔炉热量。在邦加,树制作的大风箱需要一组人,而不是一个人来操作,他们通宵达旦、不停地守着风箱。这种来自中国的采矿方法也对工作效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为了改善采矿条件,华人还引进了其它工具设施。他们使用铁钻探测地层是否存在他们称之为Ciam(铅)的矿产。最后,使用一种木质手推车在狭窄的道路上运输锡

条(如霍斯菲尔德所报道的那样,锡条的重量现在已经规范化了)。这种运输工具在邦加广泛使用,是岛上特有的交通设施。由于木制的车轮一路上发出刺耳的声音,这种工具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显得十分原始。尽管如此,木制手推车可以帮助人们经过一些复杂的地形,而无需劳烦人力去搬运。这是更有效使用人力的另一典范。

或许,在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地区,华裔工人在开采金矿时也使用上述一些或大部分工具。然而,由于黄金储量较小,在同一矿区工作的矿工也比较少,那些工具有时也派不上用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一些小规模锡矿场上,那里仅需要少量矿工,所以仍使用“东南亚式”采矿方法。在这些地方,建造水车和输送水流就太过劳民伤财了。

采矿技术的革新表明,从中国到印尼的技术转移确有其事,尽管当地印尼人由于已经拥有用作耕种和灌溉的水泵和碾米机,并没有接受这些技术。不过,木质手推车或许是个例外,但人们至今依然认为那只是邦加岛的特色。虽然这些在邦加

发展起来的采矿技术传播到邦加岛以外的地区,但仍局限于华人之间,当地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对于这种不情愿的态度,至少有两种解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三五成群的小规模劳作,机器对他们帮助不大,而华人则通过他们称之为“公司”的合作群体,调遣大批移民,并通过奖惩制度进行监工。公司的老板们利用债务(从中国到印尼的路费、所需设备、食物和饮料以及鸦片、惩罚制度和同乡情谊(共同的利益以及江湖义气)来管理矿工,而当地工人则对这些套路不屑一顾。第二种原因,仅仅是因为采矿本身就是一个过于艰辛的工作。当地人可以通过从事相对轻松的耕种、钓鱼、打猎或其他工作来获得更好的收入,而华人作为外来者,则没有机会从事这些工作。除了采矿,别无他路。事实证明,大多数二代华人会从事采矿之外的工作。无论是做农民、小商贩还是采矿监工,显然他们很少有人愿意做普通矿工。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